



黑金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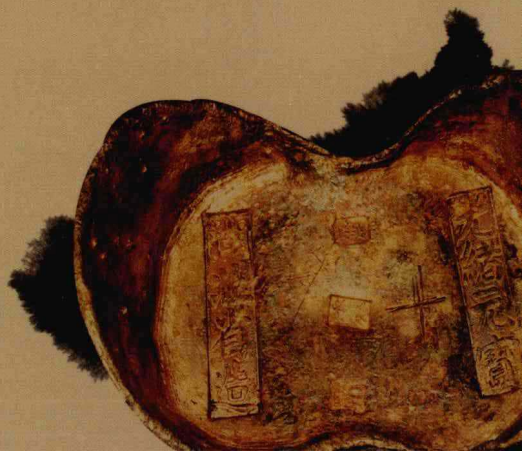
【米生花 著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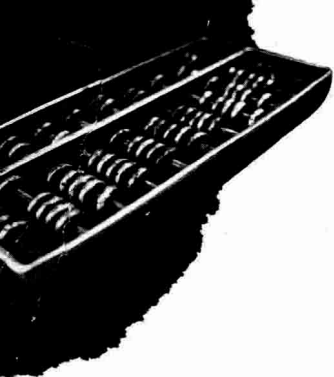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海关文学丛书

黑金往事

先是御城煤矿出了大事，矿井渗水，五十多个生命被困井下，生死未卜。一时间举国皆惊，各大媒体都将目光投往御城。省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，江苏省劳动厅办公室梁副主任担任执行组长，王朝也被抽调了进去。

 中国海洋出版社





黑金往事

【米生花 著】

深圳海关文学丛书

黑金往事

先是御城煤矿出了大事，
惊，各大媒体都将目光投往御
任担任执行组长，王朝也被抽

下，生死未卜，一时间举国皆
，江东南动厅办公室梁副主

 中国海洋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金往事/米生花著. —北京: 中国海关出版社, 2008. 9
(深圳海关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80165-563-9

I. 黑... II. 米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9470 号

黑 金 往 事

HEJIN WANGSHI

作 者: 米生花

责任编辑: 高传杰

出版发行: 中国海关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

电 话: 010-85271610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5271611 (发行部)

社办书店: 01065195616 (电话)

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东配楼一层

印 刷: 深圳原色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6.125 字数: 378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80165-563-9

定 价: 32.00 元



海关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海关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深圳海关文学丛书编委会

主 编 李小敏

副 主 编 李惠强

文学策划 许永贤 吴焘冰

序

今天，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一个团体、一个机构，形象的好坏和影响力的大小，与其是否已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有着重大关系。可以说，一个有文化内核的团体，其凝聚力往往比一般的团体强大得多。

海关总署一直以来重视海关文化建设，署领导一直把培养文化人才和发展海关文化当作重要工作来抓。2008年初，“忠诚公正，兴关强国”新时期海关精神的提出，为海关文化建设树起一个新的目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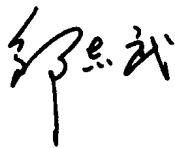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来，深圳海关认真贯彻“政治坚强，业务过硬，值得信赖”的队伍建设12字要求，大力推动文化建设，队伍的整体精神面貌蓬勃向上。近年来，深圳海关以开展“核心价值观”讨论活动为主线，在观念上将广大关员的思想凝聚到一个健康的起点上。通过成立深圳海关文化艺术联合会、文学协会、摄影协会、书画协会、音乐舞蹈协会等群众性艺术团体，关区内文化活动得到有组织的集约化开展。通过举办演讲沙龙、文化讲坛，成立海关管弦乐团、合唱团，刊行内部期刊，组建各类兴趣活动小组等一系列工作，营造出日渐浓厚的文化氛围，有效提升了关员的文化素质，增强了队伍凝聚力，更为青年关员从多方面、多角度提供了展示个人才华的上升通道，夯实了队伍的素质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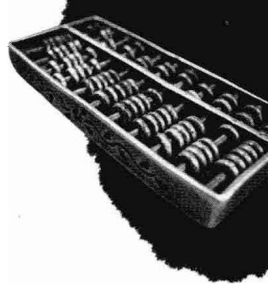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深圳海关文学丛书”的出版，是深圳海关文学协会成立

后，组织一批作者进行创作的首项工作成果，是进一步贯彻、落实深圳海关文化建设计划，弘扬海关文化，着力培养海关自己的文学创作生力军的一个实际行动。海关文学创作活动的兴起，正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，同时也是在海关各方面建设取得成果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现象。

《黑金往事》的作者王璟，《一念之间》的作者胡凯玲，《我的美丽谁带走》的作者王曼娣，《让心灵去旅行》的作者冯彦，《睡神》的作者刘小康，《追求纯粹的人》的作者廖建明均是来自于业务一线的关员。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，本着对文化建设的执著，这些同志在工作之余，披灯阅卷，磨笔砺字，经历较长时间，终成其稿。虽然文中的笔法、语句或许略显稚嫩，观点、论调或许不及大家，但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，个性化的文字，感知着社会人生。

目前，深圳海关大力弘扬“忠诚公正，兴关强国”的新时期海关精神，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、乐于奉献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。在这些先进人物的身上，有着许多平凡而不为人所知，却闪烁着光芒的亮点。深圳海关文学协会以弘扬主旋律为宗旨，以正面的、优秀的文学作品宣传海关人形象，用文学的纽带增加队伍凝聚力，出版“深圳海关文学丛书”，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。期望着文学协会能组织更多的作者，投身到颂扬先进和推广先进事迹的行动中，创作出更多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，迎来海关文学创作上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Hong Zhiwu,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.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	47
第三章	80
第四章.....	161
第五章.....	202
第六章.....	244
第七章.....	297
第八章.....	347
第九章.....	433
第十章.....	474

第一章

1

王朝最近净是闹心事儿。

先是御城煤矿出了大事，矿井渗水，五十多个生命被困井下，生死未卜。一时间举国皆惊，各大媒体都将目光投往御城。省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，江南省劳动厅办公室梁副主任担任执行组长，王朝也被抽调了进去。

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随工作组抵达现场时，王朝还是震惊了。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将矿井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母亲呼唤着儿子，妻子等待着丈夫，女儿巴望着父亲，个个望眼欲穿，明知希望渺茫，却都等待奇迹出现，全费力地伸长了脖子，干涩地咽下了唾沫，望着轰隆作响的抽水机日夜转动，幻想着亲人能一身泥浆地出现在洞口。

高音喇叭架起来了，为防止骚乱，调动了装备精良的武装警察，密切注视着噩梦中的人群。第一天，人们在等待，第二天，在等待，然而到了第三天清晨，混浊的地下水还在汹涌地向外喷射，不知是谁发出了第一声悲号，人群骚动了，可怕的绝望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，人群开始恸哭，呼号着亲人的名字，在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却还要继续的苦难生活面前，他们个个捶胸顿足，痛不欲生，脖颈仰起又垂下，划出叹号的轨迹，现场变成了灵堂。王朝看着揪心，生出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御城劳动局局长看到哭得东倒西歪的群众，大概认为在上级工作组面前，出现这样的混乱场面很不妥当，就上了台子，清清嗓子，站在高音喇叭前开始发表讲话，他说：“发生这样的事，大家都不要太过难过了，啊，要相信我们，嗯，会妥善地





处理好后事……”也许是他将“后事”二字说得太轻巧，又将妥善说得太胸有成竹，只见他话音未落，人们的目光里就喷出火星来，不知谁低沉地咆哮了一声：“就是这狗日的害的，打死他！”马上有个石块飞上台来，正中身旁女秘书的手臂，那女人夸张地惨叫了一声，差点晕倒，紧接着，人群像黑色的潮水，奋力地冲决武装警察的潮水，向高台涌来，局长哪见过这种阵势，情急之下不顾形象慌忙抱头鼠窜。

一个十来岁的“愣头青”热血涌上了脑门，蹦上台子，直将手里的铁锹照着局长高扬起来，亏得一个武警眼明手快，将其劈手夺下。紧接着又有七八个群众扑了上来，几个武警全力将他们拦住，劳动局长才得以从铁锹下逃生。

在一行人的搀扶护送之下，局长仓惶地从高台后面撤下，但现场局面已失去控制。狂躁的人群失去了目标，愤怒无处宣泄，就直接投向了警察和生产设备，他们能毁的毁，能砸的砸，一窝蜂地冲向几个警察，赤手空拳地夺下了警察腰间的手枪。

随着几声尖利的警笛鸣起，几辆警车运来了一批武警，在他们全副武装的威慑下，像平地惊雷，喷发过后的火山只剩下蒸汽与浓烟，人群登时傻了，人们一个激灵想起了什么，烫手似的扔掉了手里的枪。

王朝不会忘记这个日子，不会忘记亲眼目睹的这场骚乱，结果是御城劳动局长受惊过度住了一周医院，十五名群众被当场拘留。没有新闻报道这个片断，因为某种需要，不是所有的真相都能公之于众的，毕竟，大家都愿意相信，这是个极其偶然的事件，偶然到几乎没有发生过，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、人民安居乐业的动摇作用是微乎其微的，微弱到几乎没有产生过。王朝跟着领导慰问了几户矿难家属，看到他们困窘的生活

时，禁不住红了眼睛。

然而，在这场事故中，最应该出现的人却没有露面，姓段的矿主逃之夭夭，企业的账面上却令人生疑地只有一百万元资金，按每人20万元赔偿，53名遇难矿工赔偿金就需要1060万，面对这个赔偿数字，即使抓到段某，这也会演变成一起典型的“矿主赚钱、矿工受难、政府‘买单’”的恶性安全生产事故。

有人来“买单”，事情处理起来还是很雷厉风行的，御城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被撤，段某在重庆落网。除了御城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、御城市的财政局长隔三岔五跑到省城要求拨款外，这场灾难以最快的速度从人们眼前消失，毕竟，矿难如麻，人们对漆黑矿井里草芥一般生命的突然消失，早就习惯了，麻木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有御城那个年纪不大就谢了顶的财政局长皱着一张苦瓜脸，到处请省上的人吃饭，一边逐个儿敬酒一边哀愁地说：“御城穷啊，还老出事儿，全市人民都吃着低保呢，这笔钱，可不就指望省上，没办法，穷啊……”他一副受苦受难的可怜相，打动了很多在座的人，上下一心，国家赔偿很快就批了下来。王朝隐约觉得事情处理得有些潦草，却也想不透是哪里不对头。

2

御城矿难的处理才刚告一段落，“狼沟四侠”中，老肥又率先做了英烈。

提起“狼沟四侠”，要从他们的故乡说起，回溯到那遥远而快乐的光阴。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，匍匐于丘岭之中，盛产煤炭，却全然没有代表乌金的锃亮地名，狭小的城区被“虎头





山”、“狼沟”、“蛇巷”之类的沟坡街衢分割着，乍听还以为进了动物园。

他们所在的狼沟，位于市区西北角，是夹在两座小山之间的狭长地带。沟底是几十栋小高层居民楼，两边的缓坡上密密匝匝，搭建着外来人口的简易房。这里的居民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贩夫走卒，熙熙攘攘。有时，难免东家的狗叼了西家的鸡，你家的扁担挑翻了我家的桶，毫无先兆地生出摩擦，从粗口骂娘到肉帛相见，甚至激化到头破血流。筋疲力尽之后，似乎方才重新踏实了，安静下来，继续挤着挨着过日子，就像春阳照耀下的泥沼中，“突突”地冒出了几个气泡，疾速迸裂后，又归于暖洋洋的融和。虽然，这泥淖般的生活纷乱零碎，令人窒息，让成年人发出裹足不前的感慨，却也孕育了睡莲一般的儿童与少年，他们呼吸轻快，是黯淡底色上明媚的笔触，像鸟群翼翅之上灵动的风，吹散了重蹈日日的沉郁，让人混沌的眼里绽开清新的笑容。

于是，卤水烧鸡店老板的小儿子王朝、唱昆曲的单亲家庭里的孩子西门、矿工的儿子老肥和贫民之家的儿子小武，在锅碗瓢盆、一地鸡毛之中，突围了家长里短，“狼沟”里纵横驰骋，迎风而长，生机勃勃。

他们是七十年代生人，没赶上成为文革小将翻江倒海，也没等到沐着改革的春风，喷薄出七彩个性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是面目模糊的一群。

但这一切都不能销蚀时代特色，那特色如烙印一般赋予每个人。那时，军人是最可爱的人，谁能拥有一个盖着连队戳的黄书包，或是一个大肚子军用水壶，那种满足感不啻于今天的孩子得到一双耐克球鞋或一块 SWATCH 手表。

时尚是每个时代竞相追逐的东西，但其隐藏的内涵却大相

径庭，那对号一样的牌子货讲述的是消费文明。而对于军用产品的渴求，则是在物质匮乏时代，人们追求那一点英雄情节的反照。

当时，他们收编老肥，将“狼沟三侠”扩编为“狼沟四侠”，正值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。学校组织了战斗英模来做报告，他们亲眼见到了坐着轮椅、带着盲镜、胸前挂满了闪光勋章的英雄，亲耳听到了那些生死一线的传奇故事。

当会场上响起一曲《血染的风采》，台下的人全都热泪盈眶。学生们在老师的倡导下，提笔向老山前线写起了慰问信，随信寄出了风油精、防蚊水……掀起了一轮拥军热潮，一时间，一封封字迹稚嫩的信件寄托着纯洁的理想飞向老山，热切地期待着能有只言片语来指引成长。只可惜前线的人们忙于战事，绝大多数信件都如泥牛入海，不问归路。可就在众人翘首企盼之际，一向“哼哼哧哧”落于人后的老肥却站了出来，他突然发布了一条新闻，言论一出，举座哗然：他收到了老山前线寄来的回信！那信写在大前门香烟的烟壳上，上面盖满了炮灰，只能隐约分辨出“祝张继明同学天天向上”的字样——张继明，老肥的学名。老肥两眼圆睁，说得口水四溅，一团圆脸因兴奋涨得通红，一对小眼闪闪发光，大鼻头激动得一耸一耸，看上去，活脱脱王朝爸最拿手的卤猪头。

听到这石破天惊的消息，西门立即集合王朝和小武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决定接受老肥长期以来的申请，批准他加入队伍，其条件是要他交出那封珍贵的来信。

老肥接到通知，起初还老大不情愿，一听批准他加入“狼沟三侠”，立即回家，直奔厕所，扒开后墙的一块活动砖头，拿出玻璃纸包裹着的信件，屁颠屁颠地双手奉上了。

尽管小武一度怀疑那信是伪造的，信上东倒西歪的狗爬字





其实是出自老肥之手，但看看邮戳，无疑是来自云南，信封上“张继明”三字赫然在目，言之凿凿。尽管信的内容差强人意，但那毕竟是满身炮灰、冒着枪林弹雨从老山前线飞来的啊。于是他们赶紧奉为定帮神物，进行了集体三鞠躬的顶礼膜拜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桃园四结义，发誓此生永不分离，要做盖世英雄。

王朝望着鲜花簇拥之上的黑色相框，在那里，老肥的憨实笑容被永久固定了下来。

王朝心里难受，又想找个人干上一架。事实上，他们昨晚在“诺曼底”酒吧已经惹了一场麻烦。有两个淡嘴薄舌的小青年喝大了，不过调笑了唱小曲的小丫头两句，小武就当桌摔了酒瓶子，拎着半截玻璃碴子要给教训，两个小青年见势不妙，拔腿就逃，却被西门和王朝堵在了门口，两个小青年也不是孬种，没来由的挨打那是受欺负，于是也抵死反抗，五六个人马上扭成了一团。一时间桌翻酒洒、狼藉满地，两个小青年虽然没占到便宜，却也让小武挂了彩。

西门甩给老板娘几张钞票，三个人跌跌撞撞从酒吧里出来，他们先送小武上了医院，取出扎进他小臂的玻璃，一路上死一样的静，没人开口评价这场殴斗。老肥死了，他们不同意这命运，不接受这仓猝到没有告别的分离。

王朝抬头看到那张黑白照片，又是一阵心痛，他想到自己下乡的那两年，老肥就像最忠实的情人，每逢节假日，就搭上公车到县城，又颠簸十几公里到上坡大队去看他，给他带去啤酒和烤肉，带去种种新闻旧闻与绯闻……

王朝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涌上心头的悲怆。其实他们都知道，老肥压根不是个勇敢的人，在懵懂少年的江湖时代里，“狼沟四侠”的名气都是西门和小武用冷兵器打下的，王朝虽

偶尔参与械斗，但大多只是个狗头军师，而老肥则彻底充当着一个喽啰的角色，开战前摇旗呐喊，就他最为猖獗，可要一动真格的，就马上丢盔弃甲，不战而逃。他的胆量和体型完全不成比例，后来上了警校，实在是命运开了个玩笑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天不知他哪来的天助神力，竟能顶住了毒贩丧心病狂的反扑，他开枪打断了匪徒的左腿，又捂着淌血的胸口追赶了百余米，直到援兵到达才轰然倒下……

“我们失去了张继明同志，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公安战士，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……”老肥的领导惋惜地致完悼词，气氛沉重，哀乐响起，静默的人群忽然一阵骚动，老肥妈昏死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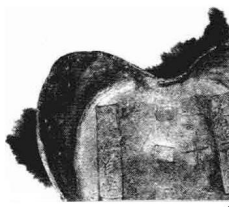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七手八脚将她抬进了休息室，老肥的父亲已于五年前去世，两个姐姐也已经出阁。老肥是父母中年得子的幺儿，可谓万千宠爱集于一身。本来老肥爸一死，老肥妈就指望靠着小儿子安度晚年，不想他却突然撒手人寰做了烈士。老人家伤心欲绝，一时想不开，前天晚上竟闹着上了回吊。幸亏二姐及时发现，把老人家救了过来。老肥领导知情后千安万慰，叮嘱家属一定严密看护，有什么实际困难尽管提出来，市公安队伍要将老肥树为典型，即将展开轰轰烈烈的“学习英雄张继明同志”的主题活动，还准备把他向全国公安系统推广，在这时候可别出什么差池。

“了不起啊，您有这么好的儿子，您应该感到光荣。”领导拉着老肥妈的手，热切地说。

老肥妈一脸木讷。

“你可以说，谢谢单位培养，我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孩子。”漂亮的电台女主持人在一旁悄悄启发她。

老肥妈仍旧是面无表情，丝毫没有要开窍的意思。





漂亮的女主持人轻轻叹了口气，看来这是个难以出彩的采访对象，她转向领导耸耸肩表示很无奈，得到默许后，就将镜头转往别处，转头去发掘其他亮点。

众人离去后，王朝才走进休息室，西门和小武已经在那里了，老肥妈垂着头不说话，只是不停地摩挲着老肥的警衔，让人看着担心。

西门把王朝叫过来，拉上小武，一起围在老人身边：“老肥不在了，我们四个算是光着屁股长大的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们仨以后就管您叫妈了！”

老人的手缓缓停住，慢慢抬起眼，直勾勾盯着西门，半晌，突然抓住他，干干地“啊”了一声，这声音就像一株老树被拦腰截断，紧接着是数声没有眼泪的悲号，裂帛一般，就像晴空里的霹雳，一声声凄厉地砸落在每个人的心坎上。

3

开完追悼会三人又去喝酒。

西门开着辆白色宝马，王朝拉开车门，让腿脚不利落的小武先上。

西门发动了车子，把几个日记本扔到后座来：“老肥大姐给的，说是老肥的遗物，怕他妈看见了又要哭，我翻了翻，酸文假醋的没看明白，像是在谈情说爱呢，这东西不能给你们嫂子看见，要是让她起了疑心，我以后出门不方便。”

小武没伸手，瞅了眼王朝，王朝接了过去。

他们又去了“诺曼底”，如果不是那夜情绪失控，他们是不愿在那里肇事的，毕竟“诺曼底”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根据地。

这个酒吧与别处略有不同，它靠着江边，是半露天的，一伙人可以吹着江风，把酒言欢。里面装置简单，散漫地摆着头盔、军服、钢制酒瓶和枪支模型，再就是几张原木的桌椅，被漆成军绿色，散发着粗糙野地里雄性的气味。室内的大屏幕播放着诺曼底登陆的黑白纪录片，不分昼夜地循环往复。当时的西门还只是个出没于中小酒吧的业余歌手，昼伏夜出，有时连赶三四个场子，一有小钱就呼朋引伴来这里扎堆儿，他喜欢这儿，感到很对脾气。一帮人凑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常常不醉不归。

他们挑了平日的位置坐下，西门郑重地倒了一杯酒，放在对面的空位上：“老肥，你是好样的，好兄弟，要是我们在场，肯定不让你吃这么大的亏，你还这么年轻……”

小武愤愤地打断：“十几个贩毒的对付两个警察，不吃亏才怪！老肥失心疯了，这阵式不跑还等什么？难道背后有人用枪顶着他？”

王朝叹口气：“老肥是个直肠子，哪里像你有勇有谋？就是苦了他妈，怕再想不开。”

小武抢白道：“我看他想跑的话，他跑得快着呢，我看这事也怪，人都死了，怎么还又给他分了套住房？”

西门阻止道：“人都不在了，争论这些个有屁用！好歹凶手没跑掉，有了套房子，老人家也有个安顿，他们家的老房子也确实不像样了。”

小武坚持道：“反正这事我记着。”

王朝知道小武的脾气，怕他又滋生事端，赶忙岔开话题道：“西门，现在还真难得见上你一面，最近忙啥？”

西门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，抿了一口沫子：“忙啥，我能忙啥？吃饱了等死呗，送老婆上班，送点点上幼儿园，心情好





出门看看，没心情，在家听歌看碟，活着不就这么回事，我还能怎样？”

小武指指他，对王朝道：“看看看，千万别结婚，这一结婚，男人就得废了，尤其是跟了个女富婆。”

王朝道：“你懂啥？这也是幸福啊。”

西门斜着眼乜他：“幸福？那咱俩换换？”

小武以为是说他，忙摆手道：“可别，那福我可享不起。”

当初西门突然宣布结婚，着实让王朝吃了一惊，一来是他那时所接触的都是学生，虽大多对婚姻抱着叶公好龙的向往，但实践起来却飘渺得像天边的云。二来新娘不是陆伊曼！

说起陆伊曼，那可是他们中学时代的校花，每逢集会必要上台受奖，可谓才色俱佳。而她最为俘惑众生的，是每逢周六傍晚，她都会梳着黑亮的马尾辫，背着一杆闪亮的银笛，闪闪发光地走在小城的红砖小巷里，那是她练习完毕，从少年宫回家的特有镜头。因为当时当地还罕见这种西洋乐器，她背着长笛的身影，就仿佛一朵从尘埃中开出来的花，成为许多少年的希望和梦境。当年，为争周六送她回家，校际间小圈派不惜逐鹿中原，不知多少人为她打破了头。而对于得胜者，陆伊曼却连正眼也不给一个，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背着长笛，严肃地抿着她好看的嘴唇，不理睬身旁的殷勤与口哨，目不斜视地径直往家走。就算这样，也没人敢对她动粗，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，竞争还要继续，譬如拿不到头奖也不会恼羞成怒砸了奖杯，人们只把她当做荣誉的象征。

当时的“狼沟四侠”算不上实力强劲的队伍，他们打了数架得到的，也不过还是这女孩的冷面冷眼，再加上一句“小混混，走开点儿”的唾弃。而他们之所以最终能拔得头筹、在这场竞赛中赢得美人心，据王朝分析，多半是依靠西门的外形条